



地瓜香，地瓜甜

□管淑平

寒冬腊月，最舒服的度冬方式莫过于坐在柴屋里，生一丛火，在火坑里埋几个地瓜。等到地瓜烤熟，一口一口送进嘴巴，那叫一个甜香入心。

钟情于冬天的人，生活方式与节奏大抵是缓慢的，行动连同思绪都是慢悠悠的，像是在烤着一个个地瓜，等待着时间与火候的相互融合。

记得以前在农村，冬日沉沉、雪花漫天的日子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堆边烤火，大人聊着家长里短，小孩则不停地将果盘里的瓜子与糖果送进嘴巴。等大人聊完家常，果盘早已空空如也。这时，母亲会踩着木梯下地窖拿一些圆而饱满的地瓜，然后用火钳在火堆边轻轻刨几个坑，再用热灰将地瓜层层覆盖，静待地瓜被烤熟。

我有时看着那烧得正旺的火苗，想象着即将就能吃到的热乎甜香的地瓜，嘴角不禁扬起，像是掉进了蜜罐儿似的，一脸陶醉。

约略半小时，地瓜就烤熟了，不过，先不必忙着将地瓜刨出，给它们翻个身再烤几分钟，准能里里外外软糯香甜。当我们捧着一个地瓜尽情享用的时候，丝毫不亚于吃着山珍海味，甚至更为满足。

这种甜与暖，像是一种烙印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，以至于成年后经常想起。于是，每每冬天来临，我也不忘奖赏自己一个地瓜。当然，在都市生活的人们，通常只能去路边小摊购买。

路边小摊是城市里的一抹烟火气。小摊、烤炉、地瓜，蹭蹭燃烧着的炭火和热情的吆喝，冬天的凛冽似乎也削减了大半。

火炉旁，早已围了好些人。他们或是夫妻，手牵手；或是情侣，相互依偎；或是孩子，嘴里说着调皮话。他们守候在摊前，等待着地瓜被烤熟，仿佛等待着一份心灵的满足。

烤地瓜的过程并不复杂，但每一步都需要用心。摊贩们将地瓜一个个摆放进炉内，用铁钩不断翻动，这样烤得更均匀一些。燃烧的木炭将地瓜包裹在火光中，温度逐渐升高。火炉内金黄的色泽，透露着热情与温暖。

然而，最令人心动的还是将地瓜剥开的一刹那。手指轻触外皮，温热的感觉迅速传递到指尖，仿佛有一股暖流在体内涌动。地瓜被慢慢剥开，热气腾腾，香味扑面而来。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只剩下你和地瓜的交融。

一口咬下，软糯的口感在舌尖蔓延开来，慢慢咀嚼，甘甜与焦香交织在一起，似乎唤醒了沉睡的味蕾，每一口，都是满足。炉火闪烁，热气腾腾，白昼的繁忙与焦虑在这样的氛围里渐渐淡去。

小火慢烤，是一种仪式，包含着人们对生活细微的热爱。

母亲的腊八蒜

□丁兆永

每年的腊八节，空气中都会弥漫一种既甜蜜又酸涩的气息，这不禁让我忆起儿时那段美好的时光。那时候，我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家里并不富裕，但每年腊八节，母亲总会亲手做一罐香喷喷的腊八蒜。那是我一年中最期待的“佳肴”。

那时，腊八蒜的制作先将蒜瓣放入清水中泡干净，再用米醋慢慢浸泡，等待它变成碧绿如翡翠般的颜色。母亲总会在此时准备好一碗小米粥，加入红枣、桂圆和红糖，粥的香气弥漫在整个房间里。那时候的我，并不知道腊八蒜背后的含义，只是喜欢母亲做腊八蒜时忙碌而又认真的样子，那个场景让我觉得很温暖。

记得每年腊八节前夜，母亲总是将一个个蒜瓣去皮、洗净，再放入已经准备好的清水中。母亲说一定要用凉水泡，这样可以保留蒜瓣的营养和味道。而我总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，听着水滴落下的声音，仿佛能够听到蒜瓣在慢慢生长。

接着，母亲会拿来一瓶米醋，倒在小碗里。米醋的香气立刻弥漫整个房间，那是我最喜欢的味道。母亲会用一根筷子将那些蒜瓣一个个地拨进碗里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放在土炕上。那时候的我总是很好奇，为什么母亲要把盖子盖得那么紧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为了让米醋的味道更好地渗透到蒜瓣中。

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，我总是趴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月亮和星星，想象着蒜瓣的变化。渐渐地，我发现蒜瓣开始变得绿油油的，仿佛翡翠一般。这时候，母亲会小心翼翼地它们装入一个小罐子里，再倒入一些米醋。我看着那些碧绿的蒜瓣在米醋中慢慢沉下去，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喜悦。

腊八节那天，母亲会早早地起床，将那罐腊八蒜端出来。那时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它的味道了。

如今，我已经长大成人，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山村，离开了那个充满回忆的家，我已经无法再像儿时那样，陪在母亲身边看着她做腊八蒜。但是每年的腊八节，我都会想起那罐母亲亲手做的腊八蒜，它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回忆。它让我明白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和坎坷，母亲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和最温暖的港湾。它让我懂得了珍惜和感恩，也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……



雪天趣事

□房元东

纷纷扬扬的雪花，把我带回了难忘的童年时代。

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冬天特别冷，雪也下得格外勤，往往是这场雪还没化完，那场雪又接踵而至了。这可乐坏了农闲季节的人们，大家扫完路上的积雪，便开始串门。张爷爷喊上房大爷，房大爷叫上查奶奶，一起走进刘大爷家里。

那时，人们住的是低矮的草屋，没有电，更没有暖气、空调等取暖设备。不大的屋子中央，一个泥巴火盆正冒着白烟。火盆边上，围坐着左邻右舍的大娘、婶子们。头发花白的房大爷，嘴里叼着旱烟袋，伸出干巴巴的手烤着火，一边喷云吐雾，一边给身边的娃娃们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。也有手巧的小媳妇，用钢钎子穿了玉米粒在火盆上烤。炕沿上坐的是几个伯伯、叔叔，他们正准备打扑克，有的说打“争上游”，有的说打“三反五反”，还有的要打“百分”。那时候，扑克牌是稀缺物，他们的扑克牌是自己用硬纸壳做的。尽管这样，他们仍然乐此不

疲，打得津津有味，甚至还因有人错出了一张牌而争吵得面红耳赤。

最热闹的地方是大街上、场院里，那里是孩子们的乐园。他们成群结队地在雪地里玩，有三四人合伙堆雪人的，也有两三人一起打雪仗的，更有几个调皮的“捣蛋鬼”，穿着破棉袄、破棉鞋，在雪地上打滚撒欢。他们喊着、叫着、笑着，似乎要把雪天的快乐“报告”给老天爷。

有些胆小的男孩子，怕滑倒摔了屁股，或者怕弄脏了衣服回家挨揍，躲得远远的，对着满地的白雪发恶气。有一个小男孩，没好气地对脚下的白雪发飙，狠狠地踩着、踩着，好像要让老天爷给证明一下，自己是不是男子汉，没想到，踩着踩着便累红了脸，喘开了粗气，一不小心就跌倒了，成了一个“雪人”。

女孩子们对满地的白雪也是非常喜爱。她们躲在一个角落里，满眼欣喜地伸出纤细的小手，捧起雪来，用舌头品咂着，仿佛在享受山珍海味。也有的女孩子，把雪攥成不同的形状，即使把小手冻得通

红、冻得生疼，也不肯丢下。

更有趣的事是吃冰凌。雪化后，屋檐下挂着一排排长短不一、形状各异的冰凌。那形似透明玻璃、上粗下尖的针状冰凌，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，挑逗着孩子们的味蕾。他们跳起脚、伸出手，搬来板凳、梯子，从屋檐下摘下一根根晶莹剔透的冰凌。如果有够不着的，他们就会找根长木杆来打，下面的人为了不让冰凌着地，就伸出手来接。有的孩子为了接住冰凌，甚至被扎破了手，却也乐此不疲。性急的孩子，直接把冰凌当冰棍吃进嘴里，而大部分孩子则要炫耀一番，比一比、看一看，谁的冰凌最大、最长，然后再慢慢品尝。

孩子们这些有趣的活动也引起了老者的注意。他们眯着眼，羡慕地看着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，然后便扛着一把铁锹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走到村外的树林里、田野上，捧起一捧雪，放到鼻子底下，闻着闻着，脸上就盛开了一朵花，眉毛胡子一齐抖动着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今冬麦盖三床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